

植此青绿 共沐时光

林新发

“孟春之月，盛德在木。”又逢三月植树节，我不禁回想起三年前学校举办植树节活动时的美好情景，氤氲在心头的感动，生成诗意的葱茏。

记得那天，学生们早早拿着从家里带来的铁锹和水桶来到学校，兴致勃勃地准备参加义务植树活动。

队伍集结完毕，校长在台上开始动员：“同学们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，我们红领巾要响应祖国的号召，植树造林，绿化家园！”台下掌声雷动。校长略一停顿后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同学们，今年我们植树节的活动主题为‘我与小树共成长’，简而言之就是，树植下去后，你还是它的呵护使者，希望在你的悉心照料下，小树能和你一起茁壮成长……”校长的一番话无异于抛下了一枚重磅炸弹，台下一片哗然。很快，学生们带着欣喜和期待，肩扛铁锹，提着水桶，兴致勃勃地出发了。

领着学生们来到教学楼后面闲置的大片空地上，老师们开始分发树苗。学生领到自己的小树苗后，挖坑、栽苗、填土、浇水、覆土、固定，每一步都做得一丝不苟。不少学生尽管裤脚上沾满了泥土，额头挂满了汗水，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老师们则穿梭其间，指导学生们植树。植完树后，老师还耐心地拍下了每一位学生和小树的合影。

没过几天，学校精心制作的护树牌便分发到每一位参与植树的学生手里。护树牌上不仅贴心地写上小树的名称、护树人的名字、护树誓言，还有学生与小树的合影，让每一位学生都爱不释手。最后，护树牌被学生珍而重之地挂在自己认养的小树上。

学生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小树可谓煞费苦心。他们不仅上网查找小树的相关资料，深入地认识小树、了解小树，而且只要一有时间，学生就会自发地去照看自己认养的小树，小树一点一滴的变化都牵动着他们的心。

我借着这宝贵的教育契机，适时鼓励学生们记录下小树的成长变化以及自己的护树感受，为写作积累素材。很快，学生心中的绿意在笔尖挥洒，变成了一篇篇优美动人的习作。文字中有对小树的细致描绘，有对小树生长过程的跟踪观察，更有着对树木生命勃发与绚烂的热情赞美。

情赞美。

时间的年轮，划过酷暑，划进深秋，消融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之中，而学生们植下的小小树苗，正栉风沐雨节节长高。在这四季更迭的校园里，时光与树轮交映，镌刻上学生三年来的成长点滴，也见证了学生们的少年蜕变。

稚嫩的小树苗，在学生们的精心照料下，终有一天能够长成参天大树，而我亲爱的学生们，也将如同小树苗一样，拥有向下扎根的力量和向上生长的繁华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长成旅途中最美的风景。

植树
(视觉中国)

种松守得一寸心

李遇己

苏轼一生喜松且擅长种松，松也成了他一生的精神陪伴和人生坚守。

少年时，苏轼最爱亲手植松。《东坡自述》中写道：“予少年颇知种松，手植数万株。”《戏作种松》中言：“我昔少年日，种松满东冈。初移一寸根，琐细如插秧。”在他的耐心培育下，所栽松树“皆中梁柱矣”。据记载，当时还有许多人向他请教种松树的方法，他在《东坡杂记》中分享经验：选种的松果需十月后、冬至前一直通风悬挂，初春播种的土地要有天然荫蔽，最优选择茅草地。如果种植在空地上，周围也要种十棵大麦，在外围种上荆棘，以防牛羊啃食，悉心照料三五年方能自行生长。他种松的方法，成材率高，还被后人称为“东坡种松法”。

苏轼是何等聪慧，竟能洞悉一株松的习性，这需要极致的细心和坚韧的耐力，想必许多个日子里，他都在观察生命的孕育与幼苗的成长，终于在静观中，他预判着生命与生命之间、生命与天地自然之间的生长奥秘。可这位种松少年无法预

知的是，未来这片最初的松林，将会成为他离乡远行后一生的牵挂。宦游半生，每逢思乡，千里之外苍郁的松林便是他心头的故园象征：“家何在，因君问我，归梦绕松杉。”

当然，在他的家乡，除了房前山岗的手植松，还有一片更为让他神伤的松林。三十岁那年，苏轼爱妻王弗与他天人永隔。王弗在世时，贤德温淑，知书达理，婚后，二人情深意笃，琴瑟和鸣。苏轼为纪念亡妻，写下“老翁山下玉渊回，手植青松三万栽”。这次，他含泪种下青松，让最爱的松与挚爱的妻相守为伴，慰藉相思之苦。

从此，松林里有他最牵挂的人。十年后的一个冷清孤寂之夜，爱妻王弗和山岗上的松树纷纷走入他的梦境。“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”字字血泪，无限深情，这首千古传诵的《江城子》也成为悼亡诗词的绝唱。

可人生漫长，命运给苏轼的挑战，远不止于此。贬谪，几乎是其后半生的主题词。但他所到之处，均在住所植松，守其心志，聊慰心绪。

被贬黄州后，他常以老农自居，“种枣期可剥，种松期可斫”；在惠州时，他的白鹤峰新居建好后，“从天侔求数色草木”，计有“柑、桔、柚、荔枝、杨梅、枇杷、松柏、含笑、栀子”；在儋州，在住所周围亦植松，“儿瘦缘储药，奴肥为种松”。

在这些难挨的岁月中，松或许已和种松人默契为一种品格。“流而不返者，水也；不以时迁者，松柏也”，松也成为他岁月里最风雅的挚友，“风泉两部乐，松竹三益友”，也或许，正是因为他不停地种松，便会少一分苍凉，内心也总有一份期待。况且在他眼中，松可养生、照明、制墨、为艾、做梁……可谓“有利于世者甚博”。直至晚年他依旧会写下：“白首归来种万松，待看千尺舞霜风。”

回想起昔年，苏轼曾直言心志：“我独种松柏，守此一寸心。”回望他的人生历程，他确做到了。种松抚慰他浓郁的思乡之情和人间深情，更成为他高洁境界的人格追求和坚守如一的生命品质。想必这是松的幸运，亦是他的幸运。

藏在“顺便”里的爱

郑茴茴

父亲不太爱说话，我印象里他说得最多的就是“顺便”二字。

我在老家的寄宿学校上学时，某天中午，我在教室自习，忽然听到同学叫了一句：“这是谁的家长啊？”我瞥了一眼门口，只见本应该在北京的父亲，正满脸微笑地站在那儿。我愣了几秒，急忙向父亲奔去。不等我开口询问，父亲就小声地说：“我回来办点事，顺便来看看你。”说完，他打开背包，从里面掏出一盒红艳艳的草莓，递给我：“路上刚好看到，就买了一盒。”他轻轻捏了捏我的肩膀，嘱咐我好好学习，就离开了。我一边吃着草莓，一边拨通妈妈的电话，告诉她父亲的顺便之言。妈妈笑着说：“你爸有什么事呀，他就是特地回去看看你，怕你不适应。”我哑巴着嘴，心也被幸福填得满满当当。

放假了，还没进家门，就闻到楼道里弥漫着炖肉的香气，我进门直奔厨房，只见父亲手持大勺，不停地翻炒。食材在大勺的指挥下跳跃着、翻滚着，涂上了一层油亮的酱色。父亲准备了一大桌美味佳肴：糖醋排骨上挂着琥珀色的糖汁，油焖大虾被红亮的浓汁紧紧包裹着，白嫩的鱼肉徜徉在金黄色的高汤里……餐桌摆得满满当当，肉香扑鼻，色泽鲜亮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。我夹起一块裹满酱汁的排骨，细细地品尝着它的酸甜软烂，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。父亲看着我一脸满足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冰箱里囤的菜太多了，再不吃真坏了，不过还好你回来了。”我不禁在心中嘀咕：“父亲还是那么口是心非！”

做兼职那段日子里，我常加班到半夜。有一回，下班后看着黑黢黢的四周，我犹豫着不敢出门。远远地看到路口的路灯下，有两个人在踱来踱去。其中一个人似乎瞥见了，疾步向我走来，大声叫着我的名字，竟然是父亲，我又惊又喜。听着熟悉的声音，我的不安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疑惑：父亲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父亲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，揉了揉我的脑袋，温柔地说：“你妈想出来遛弯，顺便带你一块回家。”妈妈轻轻地推了下父亲，说：“哪里是顺便，都已经等一个多小时了。”笑容瞬间爬上了我的脸庞，黑夜似乎被父亲“顺便”的爱点亮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发懂得父亲藏在“顺便”里的爱，他从不言爱，却用行动全力以赴地爱我。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